◎往日情怀

山菊飘香

□郑颖勇

20世纪70年代，我家住在一个山村里。那里是秦岭山脉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清水秀，远远看去就像一幅优美的山水画。

村里只有二十几户人家。零散地分布在各个山梁和河沟里。地广人稀，交通不便，妈妈在村里学校当教师，学校里只有二十几个学生。

每天下午放学后，妈妈批改完学生作业，等学生都走完了，她最后一个回家。

一天下午，有一个叫姚德娃的小朋友约我去学校附近山坡上摘柿子。他像猴子一样爬到了树上，沿着树枝去搜寻变软的柿子。忽然，只听他“哎哟”一声，我抬头一看，只见他脚下踩的那根树枝弯曲下来。“咔嚓”一声，树枝断裂，姚德娃掉了下来，落到山坡下的竹林里。

我赶紧冲进竹林里，只见他脸朝下趴着，被树枝竹竿绊着，身子一动也不动。

当时我被吓蒙了，赶紧跑回学校找妈妈来救他。妈妈走近后，把他身子翻过来一看，只见他的额头上一个大口子正在往外冒血。我把竹子搬开，妈妈背着姚德娃赶快去找村里的医生。村医一看，说他没办法处理，让我们去山下那个工厂里找医生看一下。

来不及停留，妈妈又抱起姚德娃下山去工厂找医生。山下那个工厂是军工企业。工人都住山外边，有班车接送，每天实行三班倒，每隔八小时一趟车。

到了山下，妈妈直接去工厂的厂区。这时，工人已下班了，很多人站在路边等着坐车回山外。

这时，有人看到妈妈抱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孩子向他们走来。而这时刚好大巴车来了，路边等车的人都上车了，司机准备发车。只见一个留着短发的年轻女士又走下车，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。

她径直来到我们面前，说道：“走吧，跟我去卫生室。”

到了卫生室，她开了门，穿上白大褂，我才知道她就是这里的大夫。原来她已下班，准备乘车回家。已经坐在车里了，别人说：“洪大夫，你看有人来找你了。”

她毫不犹豫地下了车，赶快来接诊了。她清理了伤口后说：“这个男孩的额头磕到竹茬子上了，从鼻梁上方至额头有个裂口，必须缝合。没有伤到眼睛，真是万幸。”

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，她做了缝合手术，伤口缝了好几针，又上了药，贴上辅料。

包扎完毕后，洪大夫说：“交一块五毛钱吧，过两天再来换药。”

妈妈为难地说：“因为事情突然，只顾给孩子找医生治伤止血。我也没拿钱，现在这孩子家人还不知道呢!”

洪大夫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是这孩子的妈妈呢!”

“不是，我妈妈是老师。”我抢着回答。

“好，这次不用付钱了，到换药时再交吧。”洪大夫说。

妈妈赶紧起身，连声道谢。姚德娃忍痛做的缝合手术。经过处理后，头上包扎得像电影里的伤病员。

走了几十里山路，妈妈都不觉得累，而这时，妈妈实在抱不动他了。姚德娃自己慢慢走，我们走走歇歇，又走了十几里山路才把他送回家。

我想，这次若不是遇上洪大夫，真不知该怎么办，而洪大夫为了德娃治伤耽误了班车，没法回家了。晚上不知该怎么过夜，她孩子和家人是否还在惦念着她?

又是一个秋天，山上的柿子又红了。一个星期天上午，我在屋外玩耍，山路上走来一男一女。他们边走边看，在路边采摘野花和野果。

等他们走近了，我看那女的像是在哪儿见过，仔细一看，她就是洪大夫。我赶紧喊妈妈：“洪大夫来了。”她还不信。我叫她出来看。“在那儿!”顺我手指的方向看去。妈妈一眼就认出了她。妈妈高兴地大声喊：“洪大夫!洪大夫!”

听到有人叫她，洪大夫看见了我们。“你是袁老师，你家住这儿?”她一脸惊喜。

妈妈招呼他们到家里。原来洪大夫名字叫洪菊花，医学院毕业后分到了军工厂医院，被派到山里工厂的卫生室当卫生员。这次周末，丈夫进山来看她，两人上山玩，采摘野果和中草药。

一晃40多年过去，我又回了一次那个小山村，见到了姚德娃。这时，他已是村主任。谈起往事，我问起洪大夫的情况。姚德娃说，洪大夫后来调走了，再也没见过她。

可是，那一幕幕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洪大夫名叫洪菊花，她就像散发着清香的山菊花。她的职业操守，乐于奉献，热心助人的品德值得我们一代代传承。

◎美好童年

两张老照片

□韩月琴

在我的记忆里，有两张老照片，任时光飞逝，它们始终清晰如昨，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，永不褪色。

第一张照片大约拍摄于1984年的春天，照片的背景是一张床单，听爸妈说，照片是在我家院子里拍的，因为房屋是草房，不太好看，院子里还堆放有杂物，实在不适宜当做拍照的背景。于是，他们就听从了摄影师的建议，由爸妈各执一边扯起了一张床单当作背景。照片的正中端坐着我的爷爷奶奶，六岁的我和哥哥并排站在爷爷奶奶的怀里。孙子孙女萦绕膝前，爷爷奶奶布满皱纹的脸笑得如盛开的菊花。天底下，还有什么时候比这一刻更幸福的呢?笑得同样灿烂的还有不谙世事的我，爸妈总说我“爱表现”，照相的时候笑得合不拢嘴。我旁边的哥哥可不是这样，他一脸狐疑地站在那儿。听说，照相之前，他没在家，跟村上的伙伴们玩去了。照相师傅一来，我妈赶紧去找他，等他匆匆忙忙回到家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全部准备就绪。看到眼前的一切，大概他不禁疑惑：“照相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?”于是，他那狐疑的表情就被永远地定格在了照片中。

如今，哥哥已经进入不惑之年，我只比哥哥小两岁，童真的岁月早已远去，这张童年时代的旧照片也不知道何时没有了踪影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它却永远存在，而且永远清晰无比。

另一张照片也是那一天照的，不同的是背景挪到了胡同口的街上，街上没法扯床单，所以照片里，我身后不远处堆放着大小不一的玉米秆，脚下是坑洼不平的土路。站在路中间的我，穿着绣花小褂儿，两只手挺神气地插在小褂儿口袋里，头上还梳着两只羊角辫。最有意思的是我脸上的表情：脖子高高地向后仰起，咧开嘴巴笑得无比开心，本来就不大的眼睛更是眯成了一条线。妈妈老爱提起这件事说，照相师傅叫我笑一下，我一下子拿出了平时的招牌姿势，直笑得前仰后合，不仅我笑了，连旁边围观的街坊都跟着笑了起来……

遗憾的是，这张照片同样不知被我遗落在了哪个角落。如今，摄影技术高度发达，无论多么精美的照片都不觉得稀罕，但我觉得最珍贵的依然是留在记忆里的那两张黑白照片。因为它们见证了我快乐的童真岁月，留下了我成长的印记。

◎百味人生

老乔回家

□赵新科

这天下午，病房里来了一个新病号，他个头不高，身体偏瘦，看样子七八十岁，蜷缩在床上一声不吭，没有家人陪护，不知道为啥住院，病友都叫他老乔。

晚上，病友问他：“你是为啥住院啊?”老乔支支吾吾地说:“我骑着自行车去河堤上锻炼身体，被一个骑车的男孩儿撞倒，当时感觉没事儿，就让他走了，现在腿有点不舒服，医院的志愿者帮我办的住院手续……”病友：“你人真好，现在像你这样的好人实在难找!你今年多大了?”老乔乐呵呵地说：“我今年88岁了，眼不花耳不聋。”病友：“那么大年纪了，住院咋没有家人陪护?”老乔：“我老伴儿和儿子都不在了，闺女患有小儿麻痹，走路不方便，孙子在平顶山当电工，平时不常回来，家里我一个人住，平时没事儿常到河堤上健身……”

晚上8点左右，老乔突然要回家，护士说：“爷爷，您腿摔着了不能下床，没家陪护，路上出了意外谁负责?你办了住院手续，就不能回家了。”老乔：“我家就在附近，隔条马路就到了，你不让我回家，我那几万块钱的机器丢了咋办?”护士说：“你的命重要还是机器重要?”老乔：“机器重要!”护士拗不过老乔，把床两边的栏杆拉了起来，给他买了吃的，老乔躺在床上哭笑不得，不止一次地问几点了，还是想回家，恐怕机器被盗。没办法，护士拨通了他孙子的电话。他的孙子说：“爷爷，我这边忙回不去，照顾不了您，您要听护士的话。”老乔说：“没事儿，我能下床走路，你给他们说让我回家，我把机器放到安全的地方，再回医院，护士要不放心让她和我一起回去。”看来，孙子也说服不了爷爷。接着，护士又给他女儿打电话，电话接通了还是没人来。护士又说：“爷爷，您先在医院住下，明天早上家人来了再接您回家。”老乔还是不听劝，执意要回家。病友问：“你买的啥机器呀这么让你放心不下?”老乔：“一个健身理疗的机器。”

十点后，老乔翻过床边的栏杆，拿上没吃完的面包，一只脚穿着布鞋，一只脚穿着拖鞋，一瘸一拐地拄着拐杖推门回家。护士上前阻拦，劝他回来，老乔说：“你不让我回家，我孙子回来了找不到我，他会很着急。”护士说：“爷爷，刚给您孙子打过电话了他今天晚上不回来，您赶紧回去休息吧!”老乔：“我不信，俺孙子一定会回来看我!”护士又拨通了他孙子的电话，老乔在电话里和他孙子聊了半天。老乔时而还会犯迷糊，一会儿又从病房里出去问护士：“我咋会住这儿?我咋会在医院?”护士说：“您住院了。”老乔：“我咋会住院?是谁让我住院呢!”就这样一次次地翻越床边的栏杆，然后又被护士劝回来，不管回家的路再困难，还是一个劲儿要回家……大概到凌晨四点左右，老乔困了，在睡梦里回到了自己的家。

家是避风的港湾，回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随意而幸福。对于老乔来说，回家却那么孤独和无助。其实，照顾老人不仅仅是生活中的吃饱穿暖，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陪伴，工作再忙也要常回家看看，常陪伴老人，多听听他们的心愿，在最需要照顾的时候，让老人不再惦念，不再孤单。

非虚构微故事
记录生活百态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
电话：13938039936